

姊妹行

王安忆

王安忆短篇小说选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华语短经典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姊妹行：王安忆短篇小说选／王安忆著．—上海：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
(华语短经典)
ISBN 978-7-5675-6040-6

I. ①姊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9477 号

姊妹行

王安忆短篇小说选

著 者 王安忆
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
审读编辑 李玮慧
特约编辑 杜 晗
装帧设计 高静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印 张 7.625
字 数 13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040-6/I·1642
定 价 39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 录

鸱雀一战_001

天仙配_038

酒 徒_062

招 工_095

姊妹行_118

临淮关_156

厨 房_194

黑弄堂_214

鸬雀一战

小妹阿姨从谢家出来以后，在附近愚园路上一幢临街的大楼里找到份人家。说起来是公寓，实质上，他们这一套公寓住了两份人家，什么都要合用，这家只占了一大间和一小间。夫妻俩睡小间，小妹阿姨带了两个读小学的孩子睡大间。吃饭也在大间，会客也在大间。虽是大间，三张小床和一张吃饭桌一放，也就挤得很了。因此，小妹阿姨的有些东西便只好暂时不带过来，仍旧放在谢家，比如那口红木五斗橱，那三只樟木箱，还有她的户口和粮油。她不想在此做长，一旦有了合适人家，她是立即就要走的。反正谢家好姆妈很好说话。

这人家日子过得马虎，小妹阿姨的精细没了用武之地。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，她也少了壮年时候的锐气，不那么一往直前，却开始为自己的退路着想。夜晚，睡在这间挤满白木

家什的房间里，耳畔充斥了两个孩子此起彼伏的鼻息声，月光和路灯透过单薄的印花布窗帘，将个房间照得透亮，没了遮蔽，她觉得好像睡在马路上似的。难以入眠，就想着以往的大半生。过去的时光倒流一般，一幕一幕在眼前展现：她脑后用二寸长的红头绳扎起一根独辫，进了余杭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做丫头；绸衣绸裤绣着“回”字纹的花边，随着大小姐嫁到了上海的张家；大小姐从少奶奶做到老太太，最后魂归西天；她却被张家小辈辞了出来，然后到了谢家，又到了此地……几十年来，她送了老的，接来小的，小的扶成人，老的又托生，弄到头，自己倒孑然一身。虽说是挣了一些钱，可却没个地方安置，那钱便也成了孤魂儿。她想着这些，心中生起无穷的感叹，要强了一辈子，竟脱不了吃人家饭、看人家眼色行事的下场。然而，岁月流逝，心力确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不服输也是不行的。要是真到了老得做不动的时候，可是连个歇身之处也没有啊！莫不成再回余杭乡下去？从那里出来了几十年，她早已是上海人了，她从不曾以为自己是个乡下女人。她小妹阿姨是上海人，是上海人必得生活在上海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然而，这只是她对上海的态度，上海对她的态度，却并不是那样明朗和确定。想到此，心里不由悔悔的，该趁早成个家的。到底是那时节年轻气盛，只当有使不完的力气、用不完的精明、过不完的年月

呢……她在这懊丧的心情里昏昏睡去，刚合了眼，便听见楼下马路上，扫帚扫着路面的“沙沙”声，该起来买菜了。她勉强起身，肩背发酸，眼皮发沉，哈欠一个连一个，上一日的懊丧还没退去，便又添上这一日的，日日积累，小妹阿姨眼见得憔悴了。

经过一夜一夜的苦思冥想，小妹阿姨终于想明白了，她应该有一间房子。其实，所谓家，便是一个巢，巢可不就是房子？有了房子，她就有了栖身的地方。她可以不住别人家了，只帮人买买菜、洗洗衣，或者帮人烧一顿中饭或晚饭——加起来，收入只会比现在多，而不会少，况且，她是很不在乎钱的。说到了钱，她从现在起就可以坐吃，如果她愿意的话。可就是没个“坐”的地方啊！自然，钱总是越多越好。只要有了房子，赚钱的门路也就多了。她还可以去买一部缝纫机，给人家做衣服。西式衣服她不会做，可是中式的，包括拉丝棉、翻丝棉袄，她可全会。那就更为清闲、干净，也尊贵了。她也可以到里弄去申请一份工场间的工作，那么，连生老病死，都可有了一定的保障。然后，她可以去过继或领养个儿子，有了儿子，自己的一切，便都有了交代，自己这一世的辛苦也有了永久的意义。想到儿子，她不由精神大振却又微微地惆怅。反正，有了房子，怎么走都有路，哪条路都走得通；没了房子，便只剩下一条越

走越窄的羊肠小道。想明白了这些，小妹阿姨倒平静了下来，心绪不再烦乱，身上也恢复了活力。

她要一间房子。小妹阿姨的生活有了目标，重新抖擞起来。她发现自己的心力和精明还很充足，对前景也就更乐观了，行动也更坚决。她首先想到的是张家。从小跟了张家老太太出来，足足跟了三十年，为什么不能算是张家的人？新社会人人平等，主佣都是一般高低，决没有理由将她从张家划分出去的。

星期日下午，她去了张家。走近张家门前时，脚步却犹豫起来。小花园光秃秃的墙头，在她眼里忽然长出了茂盛的常青藤，老先生在藤下摆弄着几株杜鹃花，苍苍的白发映着粉红的花朵，修枝的剪刀清脆地剪着，咔嚓咔嚓。生性荒唐的先生，末了还是让她帮了老太太把他制服得安安分分、小小心心，走路都难出个响。她不由抿嘴一笑。这一笑却笑醒了，红云似的杜鹃没了，满墙的常青藤也没了，剪子的脆响更没了，只剩下一栏光秃秃的墙头，墙角上升出一树夹竹桃，花是早已谢了，叶子也绿得旧了似的。她迈开脚步，绕到了后弄堂。后弄堂的水门汀地，碎出更多的纹路，错综交叉，网似的缠脚。弄堂似乎窄了，墙却高了，她觉得气闷。午后的阳光越过楼房，刚抵到却又越过墙去了，黄黄地照着楼房背阴的墙上。她看着自己的身影皮影戏似的从墙上走过。后门开了几扇，却露出陌生的

面孔和陌生的声音。她向弄堂尽头的六号走去。

六号张家的房子是与众不同的一幢。原本是和这弄堂里所有的房子一样，双开间、三层楼。后来自己又动土木扩展了，将弄堂的横头整个儿地拦了进去，又多出了两上两下的一幢，隔了一个天井与原来的房子相对着。房间再多再好，她也不眼馋，她只要自己原先住的那一个八平方的小房间。在那里，她住了足足三十年。小房间顶上是洗澡间，几次漏水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些水迹，那花纹边缘的水迹于她都是稔熟得亲切了。

她走进狭弄深处，刚要走近六号门前，那门却陡地开了，旋风似的出来两个趑趄的男孩，从她身边旋过，几乎将她撞倒。她正考虑是否要骂，不料那两位已经回过头来，吐出一句曲折而又露骨的脏话，使得从未结过婚的小妹阿姨红了脸，她只得装作没听见。好在门已开了，只需往里走就行了。那房子并不如她梦里几度回时那样凄清廓寂，反是过于热闹。楼梯过道上堆了满满的垃圾般的杂物，门窗无所顾忌地碰响着。她立在厨房门前，心里又恍惚起来。

楼梯上缓缓地走下老太太，一直向客堂走去，那里有一张牌桌。要是三缺一，她便说：“小妹阿姨，你来吧！”小妹阿姨便在她对面坐下。老太太的牌局从她那副茶色墨镜里反映出来，进入小妹阿姨的眼睛，她便可依着老太太的心思出牌了。老太

太赢了钱就说：“小妹阿姨，有你在，我就心定，脑子也灵光了。”她则回答：“是老太太手气好啊！”老太太便笑，一双很富态的手娴静地洗着骨牌，将牌洗出圆润的声音，珠玉落盘似的。她又要笑，骨牌的玉响消失了，换得一阵噤噤的脚步声。

楼上走下一个小姑娘，很平淡地看看她。她刚想开口问一声，那小姑娘却走了过去。她渐渐地静了下来，四下打量，看见底层大房间门口放了一口她所熟悉的白漆碗柜，于是她断定这里面住的必是张家无疑了。

她走上前敲了门，顺便朝碗柜里张了一眼，里面除了几叠空碗，还有一碗雪里蕻炒毛豆和一碗冷饭，收拾得十分清洁，却有一种凄凉。她正看着，门开了，只二寸宽的缝，露出张家大儿子一张苍白削瘦的脸，眼圈、鼻沟和上唇都红红的，受了寒似的。眼神惶惑不安，露出谦卑的微笑。待到认出了小妹阿姨，便收了笑容，略略傲岸起来，却依然掸不去那一层惶惑。

“大弟在家啊！”她豁朗地笑道，用了亲切的小名招呼。

他只得让她进来。

她迈入房门，双手相握着静静地垂着，夹竹桃的树叶掩着阳光，将房间遮暗了。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，大弟悄悄地走近跟前，说道：

“坐啊，小妹阿姨。”

“大弟，你不要客气。”她回答，还是坐了，在一张老式的沙发椅上。沙发套上的流苏残破了，有的地方拉出老长拖在地上，有的地方却一缕也没了。这是老太太生前常坐的，她摸着光滑的扶手，努力去感觉老太太的体温，扶手凉凉地沁着她的手心。

“还是在谢家做啊？”大弟在她对面的一张皮椅子上坐下，眼睛看着她，当她回看过去时，却又溜开了眼睛。

她反问道：“大妹、小妹，还有小弟都还好吧？”

“小弟大学毕业到苏北农场劳动去了；大妹已经结婚，住在婆家，威海卫路那里；小妹在家待分配。”大弟一一介绍道。一边打量小妹阿姨，一经对视，又溜之夭夭了。

“倒没有叫她插队去？”小妹阿姨打量着房间，房间里是一张双人床，床下有女人的拖鞋，还有小孩子的玩具，一只塑料小碗。打量了房间，再看大弟，大弟的眼睛立即避开去，看着小妹阿姨刚看了不久的房间。

“她身体不好，不情愿去呢！”他回答。

“学校里倒没有强求？”

大弟苦笑了一下，不说什么，眼睛仍然在偷窥对方。

小妹阿姨立即十分理解地说道：“这件事情，你是不好说话的，否则倒像是你容不得妹妹了。”

他感动了，眼睛更红了，却松弛了下来，活动得不那么紧张了。

小妹阿姨心里却说：“这样的成分能逃过插队，总是有点法道的。”自然提高了警惕。

这时候，大弟站起身泡来了一杯茶，恭恭敬敬地端过来，说道：“如今，上门来看我们的也只有你小妹阿姨了。”说到“小妹阿姨”几个字，声音陡地轻了下去，要哭的样子。

小妹阿姨心软了，脸上还强笑着，说道：“你们都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有没有小妹阿姨不要紧了。”老太太大殓那一日，小辈们将她辞走的情景陡地升起在眼前，记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午后，虽是阳光明媚，可到了下午，屋里却总是暗了。眼里不由要落泪，却硬是忍了下去。

“小妹阿姨，你不要再气了，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。”大弟说道，垂下了脑袋，偶尔还用眼睛看小妹阿姨。

“开头，我倒真是气了，暗地里骂了你们多少日没良心。可后来，慢慢地好些儿了，却还有点高兴。我想，这时候从你们家出来，倒是好事呢。和老太太的缘分尽了，也不至于叫人以为我对老太太有什么图谋。可是我这人心软，如不是你们小辈先开口叫我走，我是怎么也硬不起心肠走开的。”小妹阿姨吐了一口长气，将眼泪压下去，慢慢地说道。

听了这一席话，大弟不知该如何反应，只是不做声，心里的感动却似乎难以平息，一味地想哭。

“好了，弄到头，还是我心软、骨头贱。说是不管你们，还是放不下呀！前几日遇到三号里的小红奶奶，说‘文化大革命’一开始，你们就吃大苦了，家抄了，房子封了，东西拖走了。我是一夜一夜睡不着，只有想到老太太，心里才好过一点儿。她享饱了福，早早去了，看不见这一场造孽，是她的福气啊。留下你们，是前世没有修好，也是太浮躁任性，命里注定要吃苦受罪。虽这么想还是想不开，你看，今天，人争气脚不争气，自己跑来了。”

大弟这才抬起头，将这场变故的大概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现在，就只给你们这间房间啊？”她慢慢地问道。

“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就是小妹阿姨过去睡的，现在是小妹住。”

“带我去看看吧！”她站起身说道。

大弟不很明白，却还是起身随她去了。

小房间的门一推开，便涌来一股阴凉的气息，是她熟识的，还是那样，只是多了几件家具，她的木床换了小妹的弹簧床。天花板上的水迹更深了一些，正合着她记忆中的模样。窗帘撩起了一半，映进天井里的半边水池，一个女人在刷着什么，刺

耳的“刷刷”声在深深的天井里激起回声。她停了一会儿，望着熟悉极了的四壁，随后走到窗前，将撩起的窗帘轻轻放了下来，转过身子，看定了大弟。

大弟的眼睛又要溜走，却溜不去了，叫小妹阿姨的眼睛活捉了。

“我说大弟，我还是想住回来。我的户口在张家的户口簿上留了有三十年，那时迁走并不是我情愿。这房子说到底是该归我的。”

大弟的眼睛叫她捉住，更加动不了了，只喃喃地说道：“这，这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小妹阿姨！”

小妹阿姨继续说：“要是早两年，‘文化大革命’头上，我就到这里来闹，说不定能闹到多少好处呢！可是你知道，大弟，小妹阿姨不是那种投井下石的人，小妹阿姨不会做那种墙倒众人推的事情。所以我想着，这两年事情过去得差不多了，再和你们商量。”

“这，这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”大弟不觉后退了一步。

“你们住那一大间，这小间还是还给我。小妹总归是要出嫁的人。”

“可是小弟劳动完了还要回来的呀！”说了这句，大弟顿时感觉到一股树倒猢狲散、飞鸟各投林的悲凉，几乎要大放悲声。

小妹阿姨转过眸子，放过了大弟的眼睛，说道：“我一从乡下出来，就住在这里，一住三十年，户口是你们让迁走的。我本来可以找你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事，可我想，还是先来和你商量的好啊！你说是不是，大弟？”

大弟的眼睛定在了小妹阿姨的脸上，忽然他双膝一屈，软软地跪了下来，喉咙里有什么打着滚，声音颤着：“小妹阿姨，看在姆妈的面上，你放了我们这一回吧！”

这一手却是小妹阿姨始料不及的，不由得有点慌乱，伸手去抓他的胳膊，想把他抓起来，他乱抡着胳膊躲闪：

“我们辞了你，是忘恩负义，黑了良心，不是人。这几年我们理当遭到报应。我单位造反派来抄家，叫我们地上爬，我女人四个月的肚子活活地流了；大妹学校里的红卫兵来造反，拖了我们在弄堂里斗……”他两手撑着地，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头越垂越低，几乎触到了地板。

小妹阿姨看着蜷曲在她脚下的这个男人，眼泪终于滴了下来，这是她亲手带大的啊！她没生过小孩，这就像她自己的小孩一样，她所能体味到的全部母爱便是对这男人的了。可是，她可怜了他，谁来可怜她呢？她擦去眼泪，慢慢地镇静下来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大弟便也静了下来。

“说实在的，大弟，”她说道，“大家都不容易，我小妹阿姨

从十三岁到你外婆家，看着你姆妈成了家，又看着你们成了家，可我自己还没个家呢！我不能在人家家里做到老死，等不到死我就会做不动的。我向你要回这房子，也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也是不得已，我想了多少年才决定这样做的。”

“小妹阿姨……”大弟抬起了脸。

小妹阿姨便说：“你站起来说，你不起来，我不听。”

大弟则说：“你听了，我才起来；你不听，我不起来。”

最终，还是大弟拗不过小妹阿姨，站了起来：

“小妹阿姨，过去我们是做得太绝了，吃苦也是活该。将来有了可能，一定改过，向你赔罪，养你老，送你终。可是，眼前自己也是没有办法，就这么两间房子，我和我女人、小孩住一间。小妹住一间，小弟还要回来，他们只是去锻炼锻炼，一定要回来的。他回来，还是这一间，实在是多不出来给你啊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小妹阿姨的心肠又硬了：“我现在也是顾不得许多了。这样看来，和你商量也商量不出结果，我只好另外想办法了。”说完就向外走。

“小妹阿姨！”大弟跟在她后面，叫道。

“你也不要老是‘小妹阿姨、小妹阿姨’地叫了，你心里究竟有几分小妹阿姨的地位啊！”望着这张涕泪纵横的瘦脸，她激愤起来，同是这张面孔，却曾是那样的冷漠、傲岸。想到这里，

她心里再没什么犹疑，坚定地迈开脚步，快快走了出去，将大门重重地摔上。铁门沉重地“咣啷”了一声，随即便传来一声恶骂：

“寻死啊！”

她回过身，见是二楼后窗伸出一张睡意蒙眬的脸，爬满眼垢和口水的痕迹，便回骂道：

“你寻死，骂人就像吃饭一样！”骂完就赶紧地走，不再去听那一声紧似一声的回骂。

这幢房子，已不像从前那样，在她记忆中很是庄严。于是，要去侵入它的决心也更坚定，更没了犹豫。在来之前，她心里还有一点畏惧、一点点不忍，像是要亵渎了它似的有点羞愧。而今，她很坦荡地走出了弄堂。

这一夜，小妹阿姨又失眠了。今天的行动只是一次摸底，稍带点儿要挟，可是心底是虚的。她在此地度了几乎有四十年光阴，新旧社会都经过了，可算是个老上海。她明白，户口不在张家是很不过硬的地方，张家满可以不认账的。为了这个，她只能自己与张家打交道，立不了公案，只好私了。因此，她就要仔细地权衡她与张家双方的力量。那大弟看上去，萎得像条虫，大男人动不动就屈了腿跪下，可是，或许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也说不定，要是当锣对鼓地闹，兴许倒反好弄呢！小妹阿